

3



呂美琪 女士

閩南語 / 短篇小說類 / 教師組

得獎作品 /

向望

【得獎感言】

得到時，用心感受擁有；失去時，感謝曾經擁有。

母語是一扇窗，打開窗，可以憶起過去的故事，也可以望見未來的道路。

記憶裡，父母的背影總是和著泥土和汗水，但卻有著彎腰的柔軟和直挺的剛毅，即使是無情的風暴摧殘心血、黑心的菜蟲剝削辛勞的成果，又或者是豐收時的價格崩盤……我不曾看他們因此停下向前的腳步，又或者是落下一滴眼淚。不只是他們，在鄉下生活的左鄰右舍，大抵也都是如此。

他們到底是認命？是無奈？還是樂觀？我不知道，有時候我覺得，他們其實可以不用那麼堅強的，因為生活真的不是件簡單的事，但他們就是努力又純樸的迎向一天又一天。

望向窗外，我用母語記下了鄉下人勞動的身影和前進的步伐，寫成了〈向望〉，希望鄉下人的「事」和「情」，能透過一個個的母語文字，被臺灣的土地永遠記得！

向 望

(一)

阿英仔個翁過身了後，伊規個人攞愣去。

伊一个查某人閣遐爾仔少年，實在是無法度俗向時仝款，閣恁幾若十个工人做伙過荔枝極、掣荔枝粒閣共荔枝裝做一箱一箱……無奈何，敲電話叫怪手來共荔枝勾勾咧，閣倩塗水師來起水池仔，改途來飼四跂仔。

農會這馬當咧推揀，叫逐家來飼這種美國來的四跂仔，名叫做「美國牛蛙」。伊毋但較大隻、肉較濟，食起來較有額，而且，伊的肉質閣若親像細隻雞仔的肉仝款遐爾仔幼，是大餐廳、大飯店才有通好食著的；專家嘛佇電視頂懸講四跂仔肉是足補的，荏身命的人會使變勇健，所以市草誠好。閣再講，飼四跂仔省本、利純嘛袂穰，莫怪逐家對飼這攞誠有興趣，相爭欲飼。

四界攞有咧風聲講，佇這個時陣，若是骨力、愛清氣閣毋驚艱苦，飼四跂仔就是百面會趁錢的工課。

阿英仔想講既然無法度閣種荔枝，規氣來拚看覓，凡勢會使趁淡薄仔錢罔度，向望日子會使較好過咧。

(二)

「緊去睏，等咧閣愛起來鬥做工課！」阿英仔佇灶跂大聲喝。

「好！」芳仔聽著阿母按呢講，就趕緊跔去眠床頂倒咧。猶未睏去的時陣，敢若聽著牛咧叫的聲，暗時，彼个聲音若親像對塗跂鑽入來，閣親像對天頂落落來，毋管睏佗一引，攞聽甲明明明……

阿英仔共手洗予清清氣氣，行去倉庫搜揣保麗龍，閣用兩肢手摺規疊的，行去水池仔遐。伊共保麗龍擘做細塊細塊，揷入去池仔內底。白色的保麗龍一个一个攞浮佇水面，佇這個月娘光光的暗暝，個就若親像是一塊一塊白鑠鑠的thài-lù，鋪佇烏色的水面，綴著水寬寬仔徙振動。看著保麗龍一直飛入來的四跂仔，本底攞驚甲緊鑽入去水底，毋過，無一霎仔久，個又閣浮起來，兩粒大大粒的目睷佇水面頂懸看咧看咧，看起來誠古錐。

無佬久，天頂的月娘予烏雲攔牢咧，四界攏是暗漠漠，干焦一陣閣一陣的風聲噓噓叫。

做工課的時間到矣，阿英仔攏毋捌用亂鐘仔，小眯一下了後，就共目睷擘予金。

「芳仔，好起來矣！」阿英仔那喝那共家私攏款予好勢。

「我足愛睷的，閣睷一下，好無？」芳仔佇眠床頂，睷甲誠落眠。

「你閣睷，細隻的四跤仔就會予大隻的拆食落腹，明仔載你就看無！」

「袂使！細隻的足古錐的呢！」芳仔隨對眠床頂跳落來，毋過，目睷猶閣瞞瞞。雖罔伊的手清彩烏白捎，伊欲捏的物件嘛是攏有提著，因為這是伊定定攏愛做的代誌。伊共頭燈戴佇頭殼頂閣共角度撫予好勢、共電池用索仔繕佇腰、穿靴管閣揸桶仔，綴阿母行去水池仔。

「跤步較輕咧，你是袂曉行路是毋？目睷愛擘予金。」阿英仔細聲講。

「你行傷緊矣啦！我看無路，一直踏著樹樑！」芳仔用手共目睷禡開，那行那講。

阿英仔牽著芳仔的手，閣用頭燈共芳仔鬥炤路，芳仔一步一步沓沓仔行。到水池仔邊，阿英仔共用來攔四跤仔跳出去的枋仔抽起來，迺入去水池仔內底，閣摸著芳仔的手，予伊迺過用磚仔起的牆仔。

親像牛咧叫的聲音攏無去矣，四跤仔攏睷甲恬甯甯。個遐爾仔細的身軀，哪會有遐爾仔大的聲音，實在是予芳仔想無。

「較大隻的毋通落勾去，若無，細隻的會予伊食了了。」

「我知，大隻的誠可惡。」

阿英仔話講煞就伸手去掠，芳仔斟酌看每一隻四跤仔，閣比看覓佗一隻較大隻。

個兩個做工課的時，攏無講話，佇水池仔內底向腰共較大隻的四跤仔一隻一隻掠入去桶仔內。阿英仔早前已經有先囡保麗龍，這馬，四跤仔攏相疊歇佇保麗龍的頂懸恰下跤，個用頭燈來炤四跤仔，逐隻攏愣愣閣袂振袂動，據在人反來反去。

毋知過了佬久，芳仔的腰已經瘦甲接載袂牢，規氣跔咧。飼四跤仔的水池仔內底的塗跤攏起趨趨，一爿較懸，是焦的；一爿較低，是欲囤水的，按呢四跤仔就會使佇水底泔水，嘛會使佇焦焦的所在食飼料。芳仔烏白跔落，煞是跔佇囤水的所在，褲攏澹澹矣。

「你是咧眈龜呢？緊來去，等咧寒著！」阿母的這句話，是芳仔向望足久的。

個兩個做伙共桶仔內的四跂仔攏倒入去隔壁的水池仔內底，予個佢較大隻的四跂仔做伙，才袂食來食去；按呢分做幾若个水池仔，四跂仔嘛才袂映做伙，較袂有細菌，嘛較袂著病。

無閒半工，阿英仔佢芳仔才轉去到厝。倒佇眠床頂，個隨就睏甲鼾鼾叫，佇這個恬靜的暗暝，特別的大聲。

(三)

共規欉荔枝樹仔剝掉閣共根勾起來，敢若是昨昏的代誌，才幾日仔，攄塗機就共塗攄予平平平，塗水師嘛用紅毛塗共磚仔一勻一勻疊予好勢，飼四跂仔的水池仔一目矚仔就起好矣。雖罔開袂少錢，毋過，這幾年，種荔枝嘛是愈來愈歹趁。寒人的時，若是無較冷的寒流，隔轉年，荔枝就袂開花，干焦一直發紅紅幼幼的葉仔爾爾。

看天公伯仔食飯的日子，阿英仔無愛嘛無法度閣過落去矣，個翁死去了後，毋才改途來飼四跂仔。

伊的姊妹仔伴阿好仔定定講伊誠勢飼遮的有的無的，狗仔雞仔鵝仔攏飼甲肥朥朥，講伊飼四跂仔一定無問題，閣共伊鬥相共，四界去探聽消息。

「阿英仔！聽講隔壁庄的大籬發仔的四跂已經足大隻矣，你的咧？」阿好仔三不五時就來阿英仔的厝行踏，機車猶未停好就大聲喝咻。

「猶未啦，閣早咧，我昨暗才共大隻的掠去別的池仔爾，這馬天氣較無遐爾鬱熱，看會大較緊無！」阿英仔那講那出力佇大的跂桶內底攞飼料，阿好仔家已去厝內底夯椅頭仔，佢阿英仔坐佇門跂口。

「聽講這馬的價數真正袂糶，閣一直起！」阿好仔是這個庄頭的順風耳，一工到暗四界拋拋走，無啥物代誌是伊毋知的。

「袂糶都袂糶，這馬好價有啥物路用，愛等我的四跂仔較有重的時才來好價，毋才有效！」阿英仔的手拂開始痠疼矣，毋過，手猶是攏無停。

「你飼的彼是美國來的種，若牛遐大隻，一定足有重的，免驚啦！若是飼像咱臺灣的

水雞，細細隻，按呢就較歹講。」

「你嘛毋通傷讞，像牛遐大隻，我驚都驚死矣。」

「姨，像牛遐大隻，敢會食人？」芳仔聽著阿好仔的話，掣一趙。

「哪袂，你若是無較乖咧，伊就會食你！」芳仔驚甲覘佇阿母的後壁，阿英仔恰阿好仔攏笑甲腹肚疼。

阿英仔繼落去講：「已經開足濟錢佇咧買飼料，若是價數無夠懸，按呢哪算會和？」阿英仔共飼料攞做長篙形，閣捻做一塊一塊，掌甲圓輾輾，芳仔嘛做伙鬥跤手，毋過，伊干焦會曉烏白擱，閣共飼料捏做尪仔。

「大籬發仔講若是飼了有夠重就欲賣，橫直伊的水池仔內底，四跤仔是密州州，攏疊做伙，緊賣賣咧，錢囤佇橐袋仔內底，較穩！」

阿英仔的手煞一下停落來。

「飼遐濟，就毋免管價數，毋過，四跤仔較會著病，我毋敢按呢。是講，伊的哪會大遮緊？」

「伊攏提蟲恰魚頭予四跤仔食，較快大閣足有重的！」阿好仔本來講話一直攏是像放送頭遐爾仔大聲，這馬煞細細聲仔講。

「原來是按呢，莫怪！」

「看覓仔你敢欲無，我知影去佗位買。」

「起水池仔的時，共你借錢予塗水師的猶未還你，水電的錢閣貴參參，我哪會有錢通好買蟲閣買魚頭？」

「莫講這，較早我欠錢的時陣，嘛是你來相佢才有法度過日，我彼一屑仔錢，無算啥啦！咱會使去買大隻的魚仔來生蟲，加真俗！四跤仔這站仔當咧好價，跤手愛較猛咧！錢我來納就好啦！」

「毋過，若是傷過垃儂，可能會有細菌，若是著病就火燒罟寮全無望矣！食飼料猶是較穩。」阿英仔的面仔憂結結。

「我去揣的魚仔一定是鮮的啦，你會使放心！過一站仔若是逐家的貨攏出來，無的確就俗甲無人愛，餐廳欲捏的量是固定的。」

「按呢你先買一粒大粒的魚頭，我來試看覓！」

「好啊，來去！」阿好仔那講那待起來，阿英仔一擰頭干焦看著白白的煙筒管的煙，人已經走甲遠遠遠矣。

(四)

生蟲的大魚頭已經奔來圍佇一間細細的厝，彼个所在若親像土地公廟仔的形。雖罔天氣已經誠秋清，厝內底煞真鬱熱，燒燒的氣透濫著臭蒼蒼的味，予人遠遠鼻著就想欲吐。

無倂久，彼粒比人的頭閣較大的魚頭就沓沓仔有牛奶色的卵，若親像是炒熟的卵仁全款，愈來愈濟。胡蠅是逐工攏來遮飛來飛去，毋捌歇睏。閣過幾工，白白肥肥的蟲就規陣佇魚頭躡入去閣躡出來，袂輸是海湧全款。若是提手去摸著遮的蟲，彼款臭味，就若親像鑽入去手的骨頭內底，就算講用雪文出力共鑪，嘛無路用，伊會綴人走，愛幾若工才會無去。

「你共蟲抔入來。」阿英仔共網仔做的袋仔喙禡予開，欲來貯蟲去水溝仔洗。

「阿母，足擦的呢！」芳仔共手伸入去魚頭內底，感覺手蹄仔一陣燒烙，共蟲捧佇手裡，蟲攏蟯蟯趁，想欲對手縫躡出去，芳仔予蟲擦甲一直哀閣一直笑。

「較緊咧，無，暗頓我共蟲糊糊咧予你配飯！」

「我無愛！我無愛啦！」芳仔強強欲吼出來，趕緊抔蟲。

「佢你滾耍笑的，較細膩咧，有刺仔！」

「我知！」

個母仔困兩個人佇臭羶的魚頭邊仔，煞笑甲喙仔裂獅獅！

阿英仔佢芳仔逐工攏去抔蟲飼四跤仔，逐工鼻彼號臭蒼蒼的味，煞那來那鼻無臭毛毛的味矣！

「阿母，這蟲洗了，足清氣的呢！」

「真正是白拋拋、幼麵麵，足好食款，所以我毋才講欲糊予你食，凡勢足好食呢！」

「伊一直咧趁，食入去腹肚一定足擦的，我才無愛！」

「無叫你生食，物件若是無煮熟，就會有細菌，我一定會共個攞糲予芳貢貢、貢貢芳，才予你食。」阿英仔看芳仔欲哭欲哭，感覺誠趣味，一直共弄。

「這予四跂仔食，我想欲食大隻的四跂仔，個足無乖，會食細隻的。」講煞，芳仔就共阿母鬥相共做伙共袋仔喙封予好，閣共袋仔對水溝仔內底摸起來，網仔內底的水攞洩了了矣，內底的蟲猶是一直咧趨。

阿英仔用手一搵一搵共蟲掖入去水池仔內底較懸、焦焦的所在，蟲攞四界趨。四跂仔看著白白的蟲，攞跳甲足懸閣足遠，一目瞞仔，肥胸胸的蟲就予四跂仔搽了了矣！

「阿母，你看，四跂仔比我較勢大！」芳仔用手指一隻腹肚食甲圓輾輾的四跂仔。

「是啊，你嘛愛食飯，才會勢大！」阿英仔那講那笑，目睷尾有小可仔皺痕。伊看著四跂仔大甲遮緊，實在是足歡喜的，毋過，嘛是會煩惱講，這馬的好價敢會使擋到伊的四跂仔有通好賣……

「咱當時會使賣四跂仔？」芳仔誠好玄，想著就開喙問。

「等過年的時，就會使賣矣，緊咧，咱來去鑪水池矣！」

「閣愛鑪喔，這馬的水足寒的。」

「四跂仔無像你遐垃圾，個足愛清氣的，紅毛塗浸水浸久攞會上青苔，愛緊咧鑪鑪咧，無，四跂仔會破病，你就無四秀仔通食矣！」

「好啦！好啦！」芳仔共手腕、褲跂攞擊起來。

阿英仔先共水池仔的水攞放掉，閣共閘枋提起來，迓入去水池仔，摸水管那鑪那沖，對壁角斟酌仔鑪，芳仔嘛鬥摸水管、鬥噴水，予阿母會使用兩肢手做伙鑪。本來對水管出來是通光的水，一睷仔就變做青青的水。

暗時的新聞恰平常時仔全款，有報足濟好食物，用四跂仔做的料理佇電視頂懸看起來足好食的。

「阿母，我嘛想欲食看覓，看起來足好食的呢！」

「四跂仔無啥物肉，食袂飽啦！」

「我看伊足大隻的，腹肚閣圓輾輾。」

「人講膨風水雞剖無肉，無肉啦！」

「按呢咱飼水雞欲創啥咧？」

「欲賣予餐廳，伊的價數是貴參參，你毋通食四跤仔，等賣去予餐廳，我就有錢買四秀仔予你食，好無？」

「好啊好啊，我欲食圓圓，若像金珠仔彼款的。」

「按呢你愛逐工攞去顧四跤仔，愛飼予大隻才通掠去賣喔！」

「我知影！」芳仔應話的時喙笑目笑。

「足乖的」阿英仔嘛笑微微。

(五)

「阿英仔，你敢有聽著人咧講青盲明仔發生啥物代誌？」

「我毋知咧，逐工無閒頭頭，無俗人開講咧。」

「伊的菁仔昨暗去予人割了了矣，這馬的菁仔足好價的！」

「啥物！啥人遮爾仔天壽？」

「應該是外埠頭的人，規台車閣駛入去田內底，田岸攞軋歹去矣！」

「按呢真正是欲哭無目屎矣！伊做人足好的，哪會拄著這款代誌？」

「都好咧好，好是有效？賊仔管待伊是啥人？莫講別人，你嘛愛較注意咧，四跤仔這馬是愈來愈好價，你的嘛欲好賣矣。」

「我飼的烏狗仔足勢吠的，我家己嘛半暝攞會起來做工課，欲來偷提我的物件，賊仔著愛等到透早，按呢傷忝啦！」阿英仔笑笑仔講。

「你按呢講嘛著！著啦，隔壁庄的阿福師恰我有熟似，伊佇大飯店做總舖師，伊講欲你的貨，叫你共貨留予伊！」

「若是價數袂糶，按呢嘛好！」

「好，來去！」阿好仔逐改來的時，攞像一陣風，走的時陣，嘛是全款。

這馬，阿英仔的四跤仔會使細粒的魚頭矣，伊那剝魚頭那想著阿好仔講的話。雖罔水池仔就佇厝後壁，有啥物聲音攏聽會著，毋過，厝內底攏無查埔人，嘛是有淡薄仔煩惱。伊一無細膩，手煞去予菜刀扣著，好佳哉干焦流一屑屑仔血爾爾，伊用喙軟軟咧就閣繼續剝魚頭。

「阿母！蛇！蛇！」芳仔的聲音對水池仔遐傳來，阿英仔趕緊走去看。伊知影芳仔上驚蛇，看著的時一定會驚甲大聲喝咻。

「你莫傷倚！」阿英仔那講那擲棍仔跳入去水池仔，看著蛇當咧食四跤仔，四跤仔的後腿閣佇蛇的喙外口踢咧踢咧。阿英仔就對蛇頭看準準，出力共物落去，花花閣烏烏的蛇隨就沉入去水內底，閣反肚，會使看著白白的腹肚。

「損有著無？」芳仔驚甲咄咄掣。

「死矣！」阿英仔共四跤仔的跤對蛇的喙摸出來園佇塗跤，這隻四跤仔竟然閣活咧，佇塗跤用爬的。阿英仔提一條索仔，共蛇頭縛牢咧，閣吊佇樹樞頂懸。伊用兩肢手對蛇頭下跤寬仔捏。

「一隻、兩隻……五隻，你實在有夠惡質，食遐濟！你跔遮曝乾好矣！」阿英仔那捏那罵，飼甲遐大隻的四跤仔竟然予蛇食去，伊實在足毋甘。毋過，蛇猶是上愛食四跤仔，不管時都會使看著個來水池仔食好料的，佻賊仔仝款，攏予人足煩惱的。

暗時，看電視的時，阿英仔共電視轉甲細細聲，斟酌聽口面佻水池仔的聲音，毋過，干焦有四跤仔若親像牛咧叫的聲。電視新聞咧報啥，伊嘛毋知，干焦有看著記者咧報講這馬食四跤仔當著時，四跤仔有足濟款煮食的方法，閣有人搵豆油、生食四跤仔。

(六)

四跤仔已經飼幾若個月矣，大隻的嘛已經有十兩重，阿英仔想講，凡勢後月日就會使叫人來掠四跤仔矣！想著咧欲有錢通好還予阿好仔，伊就足歡喜，那做工課閣那哼歌。

阿英仔仝款是透早起床，就共一窟閣一窟的池仔攏鑊甲清清氣氣。毋過，雖罔阿英仔逐工攏鑊水池仔閣換清氣的水，四跤仔猶是會無代無誌就跤腿變甲紅絳絳，落尾就死翹

翹；而且，這敢若會傳染，若無緊共破病的掠起來，隨就會有閣較濟的四跤仔曲去。

芳仔嘛是仝款一透早就到水池仔邊做阿母吩咐的工課，伊提竹篙鬥網杓共死去的四跤仔罟起來，水池仔的牆圍到伊的胸坎遐爾懸，伊著愛躡躡尾才有法度撈著，有當時，閣愛共閩的枋仔提落來，抑是佇水池仔的四箍輾轉揣所在，才有法度共四跤仔攏撈起來囤佇水桶內底。

等死去的四跤仔攏罟起來矣，芳仔就揸水桶、夯鋤頭去田內底挖一个空，共個攏倒入去埋予好，閣用手共塗辦予平平平，予塗跤看起來就若親像無挖過仝款。往過，四跤仔猶閣誠細隻，死幾隻嘛感覺無啥物，毋過，這馬若是一兩隻死去，伊有的時陣就會看著阿母面憂面結。

無做工課的時，芳仔定定陷眠，夢見家已行咧行咧，煞一跤囊入去一个窟仔，窟仔內底攏是死的四跤仔，伊驚甲想欲共跤摸起來，毋過，煞按怎嘛無法度！所以伊逐工攏向望去水池仔的時，攏無四跤仔反著白色的腹肚浮佇水面。

(七)

阿英仔對冰箱提剝好的魚頭，準備欲予四跤仔食，予個佇這一個月，會使變甲較有重咧！

「芳仔，來去飼四跤仔食魚頭！」

「好！」芳仔聽著阿母咧叫，就趕緊走去提竹篙。

阿英仔家已用長長的竹篙吊一支鉤仔，共已經退冰的魚頭勾佇鉤仔頂懸，閣共竹篙伸入去池仔內底，予魚頭佇水面頂懸幌來幌去。水底的四跤仔看著魚頭，攏會用吐吐的目睷金金相，落尾才跳起來食彼看起來活跳跳的魚仔。

「芳仔，愛予逐隻攏食有著，一隻干焦會使食一粒魚頭，你若是烏白飼，伊的腹肚會脹破去！」

「我哪會知影個食佻濟粒？」

「你斟酌看個的腹肚，若是圓輾輾，就是有食矣，若是凹凹，就是猶未食，按呢知影無？」

「按呢我會曉矣！阿母，較早咱飼蟲的時陣，攏掖掖咧就好，這馬，哪會遮爾費氣，

愛用釣的？」

「四跤仔足巧的，看起來是死翹翹的物件，伊較無愛食！你看，彼落落去水底的魚頭，個就無愛食矣！」

「原來是按呢！」芳仔一直頓頭。

芳仔勾魚頭的時陣，驚魚頭會落落去水底，就共勾予足經，想袂到四跤仔跳起來食魚頭的時，魚頭煞落袂落去，四跤仔煞佻魚頭做伙吊佇竹篙頂懸，本來欲飼四跤仔煞變做釣四跤仔，害芳仔驚甲緊咧放手，規個人強欲倒頭栽，竹篙嘛落去水池仔內底，四跤仔攏著驚覘甲無看著半隻！

「諱！閣來矣！」阿英仔毋但無受氣，閣感覺不止仔好笑！

(八)

今仔日的新聞佻平常時仔全款，先報總統閣去佻位巡巡看看，足濟人倚佇伊的身軀邊，翕相的時陣攏暎做伙；閣來，是咧報國內的新聞，電視內底有一寡揸噴霧器的人，佇四界濺咧濺咧，毋知是咧消毒啥物。

對遠遠的所在騎過來的機車雄雄擋恬「ki—」一聲，猶未共車停好勢，阿好仔人就欲落來，驚甲阿英仔緊共機車扶咧，車才無倒去。

「你兇兇狂狂是咧趕啥啦！」阿英仔大聲喝。

「害矣，害矣啦！四跤仔敗市矣啦！」阿好仔那講那用拳頭拇捶心肝。

「哪會按呢咧？敢是足濟人欲賣？」

「毋是啦，大籬發仔的四跤仔攏死了了矣！」

「你講啥物？」

「伊的四跤仔有細菌，著病攏死去矣！電視已經報出來矣！」

「新聞哪有報啥物？」

「新聞講有飼四跤仔的所在，四跤攏死了了矣，予人驗出來講是有細菌的關係，才會按呢！你無看著有人穿白衫咧消毒？」

阿英仔猶想袂清楚，毋知欲講啥物，恬恬無講話。

「姨，細菌是啥物？」芳仔聽阿母無講話，緊插喙問。

「細菌蓋細隻，人看無，你毋是定定感冒，彼就是去穢著細菌！」

「你是講四跤仔感冒，是毋？」

「著啦著啦！」

「感冒食藥仔就好矣！阿母，無要緊啦！」芳仔共阿母的衫褲掛牢牢。

楚神的阿英仔若親像是想著啥物代誌，開喙問：「大箍發仔的有細菌，佢別人曷無底代，是按怎會敗市咧？」

「新聞若是報出來就去了了矣，逐家看著新聞、聽著細菌就毋敢閣食四跤仔，毋管是啥人飼的？毋管是有細菌抑是無細菌，攞仝款矣！」聽到遮，阿英仔驚一下講袂出話，想著規年迴天的拍拚攞烏有去，伊的跤一軟煞頓龜。

(九)

「新聞報出來矣，餐廳攞無人欲食四跤仔，你電話莫閣敲矣，逐間攞仝款！若是無這條新聞，我嘛足想欲共你鬥相共！」進前一直揣阿英仔討貨的人，若毋是講無欲愛矣就是揣無人矣。

幾若工相連繼攞咧報四跤仔有細菌的消息，電視頂懸出現的攞是有人穿白色的衫仔褲，四界去消毒，袂輸規个臺灣逐个所在攞有細菌，攞愛消毒。

誠無簡單，阿好仔才揣著做大賣的人欲來掠四跤仔。有人講，個這馬買是欲買轉去冰咧，等新聞無閣報矣，才閣提出來賣。橫直這馬四跤仔的價數是俗甲有賄，用零星錢就會使買足濟。

(十)

天才拍痞仔光，阿英仔就倚佇水池仔邊恬恬看著頭青青、身軀烏烏的四跤仔，個逐隻攞活跳跳，攞足有精神的。阿英仔早就共水池仔攞鑢清氣矣，其實，伊今仔日毋免按呢做。

日頭出來矣，看起來是好天的款，煞爍爍閣霆雷。

七早八早，做大賣的人就駛車來矣。對車頂落來的人，予阿英仔一个足俗的割價，看著四跤仔一隻一隻予人掠入去網仔內底，重重疊疊，閣規堆囤去磅仔頂懸秤，阿英仔攞無講話。有一个人提幾張散票予阿英仔，車駛咧就走矣。

倚山的彼引，已經是烏天暗地，落雨的山頂若親像罩著白色的霧霧。

阿英仔想著幾若個月無暝無日、儉腸凹肚的拍拚；想著下重本來飼四跤仔，本底想講若是趁錢，欲予芳仔買足濟的四秀仔；想著往過個翁閣佇咧的時，一家伙仔鬥陣過荔枝、滾耍笑……這個時陣，毋知啥物佇伊的面頂懸，冷吱吱，伊伸手去摸，煞攞是水。

「阿母，我今仔日透早攞無看著四跤仔浮佇水面，個攞無感冒，我足歡喜的！」

「你足乖的！咱來煮四跤仔食，好毋好？」阿英仔共面辦辦拭拭咧，跔落去攞著英仔笑笑仔講。

「真正的？有四跤仔通好食？用糲的好無？糲予芳貢貢、貢貢芳。」芳仔歡喜甲嚓嚓越。

「好！好！愛食佻濟攞煮予你食，我有留幾若隻無賣予人。」阿英仔牽著芳仔的手寬寬仔對灶跤行去。

灶跤內底有牛的叫聲，一聲閣一聲……